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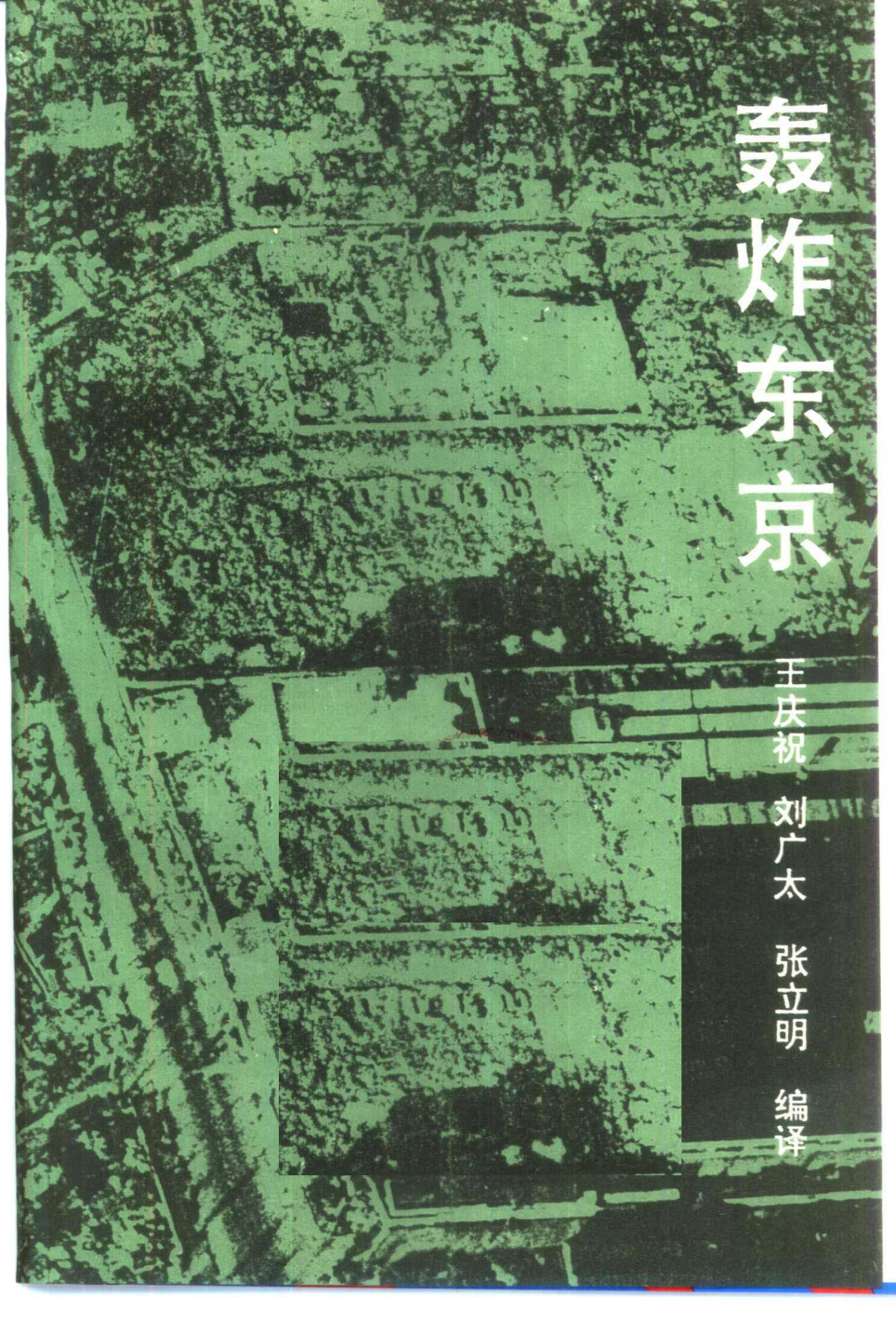
王庆祝
刘广太
张立明

编译



轰炸 东京

海潮出版社



轰炸东京

王庆祝 刘广太 张立明 编译

轰炸东京

王庆祝

刘广太 编译

张立明

海潮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127 号

书 名: 轰炸东京

编 译: 王庆祝 刘广太 张立明

出 版: 海潮出版社(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100841)

排 版: 鹏飞快印公司

印 刷: 北京蓝天印刷厂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ISBN7-80054-332-3/E·39

定 价: 6.5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编译者絮语

人们记得，1992年3月，应杜利特尔轰炸机队协会的盛情邀请，曾营救过美国飞行员的五位中国老人赴美参加美国首次空袭日本五十周年纪念活动。

事情是这样的：1942年4月18日，由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校杜利特尔率领的十六架B—25型轰炸机（每机五人）从太平洋上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执行首次轰炸日本本土的使命。完成任务后，除一架飞海参崴外，十五架均按计划飞中国浙江衢州机场，但因油尽路失，全部七十五名机组人员被迫在浙江等处上空弃机跳伞。结果，有六十六人获救，八人落入日军之手，一人坠机时殒命。本书就是珍珠港事件后四个多月那场历时三十秒的空袭的来龙去脉及前因后果之详述。中国百姓和军人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故事感人肺腑，而整个这次空袭行动则更加富有传奇色彩——它是世界现代战争史上扣人心弦的一章。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时的英雄中据知有四十四人尚健在，其中杜利特尔将军已届九五高龄；他撰写了回忆录（1991年出版），书名为《我决不可能再那么幸运》。

挑选杜利特尔领导这次差不多自杀的使命是很自然的……他无所畏惧，技术出众，不仅能让人放心地自己去完成一件在人力所及范围是可能的任务，而且能将自己的精神传授给他人。

——陆军上将亨利·阿诺德

他们是精选的飞行员。他们有最丰富的飞行经验，而且从一开始就绝对是第一流的。

——詹姆斯·杜利特尔

我向吉米和他的英勇中队挥动军帽……他们的飞行是整个军事史上一次最勇敢的飞行。

——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

目 录

1 日本为之一颤	1
2 那可能是个好主意	6
3 我从未感到害怕过	21
4 B—25B 特种工程	48
5 告诉吉米上马	66
6 回头见吧	85
7 这没问题	101
8 本舰队驶向东京	120
9 陆军飞行员们,各就各位	136
10 他们在向我们射击	151
11 现在夫人要是看到我有多好	175
12 多谢你的高超飞行技术	192
13 我们损失了一些弟兄	219
14 十足恐怖的日子	241
15 我出门了	257
16 我要求判他们死刑	274
17 现在你们可以回国了	287
附录 1 “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航线图	304
附录 2 轰炸东京突击队员起飞序列	305

1 日本为之一颤

吉米·杜利特尔站在中国东部一个荒凉的山坡上，两眼发直地看着他那飞机的残骸。

“真倒霉，”他对机械师保罗·伦纳德中士说，“他们再也不会让我上飞机了。他们会永远让我干地勤。要是他们不把我弄到身败名裂的地步，那也就算我万幸了。”

这天是1942年4月20日，星期一。两天前，杜利特尔驾驶B—25“北美”式双引擎轰炸机从距日本海岸600英里海面上的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飞行甲板上起飞，其他15架B—25轰炸机也准备起飞随他一起去轰炸日本。这是自四个月前珍珠港惨败以来美国首次试图向日本进行还击。

这项任务是场大胆的赌博，经过周密计划的冒险。吉米·杜利特尔就擅长这种行当。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很久，他的这种特长就使他成了一个闻名世界的飞行员。但是，这一次冒险不再是为了争夺奖品，也不是为了创造新的飞行高度或速度记录，而是为了保证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80名B—25轰炸机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他要为这些人负责，为这些人尽心尽力。自从这些人志愿入伍以来，他一直带领他们进行训练，直到“大黄蜂”号的电笛长鸣，扬声器中宣布：“陆军飞行员们，上飞机！”

可是这一次，一向以交好运闻名的杜特利尔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困难：油箱漏油，炮塔不能随意转动，汽化器失调，液压系统不灵等等。“大黄蜂”号和护航舰在距预定起飞海域 100 英里处就被日本的雷达巡逻艇发现了，因此轰炸机不得不提前几小时起飞。飞机上的汽油虽然能够保证他们到达预定目标上空，但是还能不能飞到距日本 1200 英里之外可以安全着陆的中国机场，他们却毫无把握。

杜利特尔失败了。命运捉弄了他，捉弄了全队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夜间而不是在白天飞抵中国，而这片土地只有简陋的地图，在那里有高达 8000 英尺的群山。天气骤然变坏，飞机被裹在雨和云雾之中，能见度降到零。预定引导飞机降落的无线电信号也没有发送出来。

飞机靠仪表飞行着，汽油消耗殆尽。杜利特尔命令同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跳伞，接着他自己也跳入茫茫的夜空。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见到他们。使他喜出望外的是他们都没有受伤。但是其他 15 架飞机和飞机上的人的命运他却一无所知。

他们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了吗？满载炸弹的 B—25 从来也没有这样地起飞过。因为汽油有限，杜利特尔没能在起飞后盘旋于母舰的上空，目睹他的伙伴们起飞。如果他们已经飞到了日本，他们能够击中目标吗？他自己的轰炸会不会惊动日本防空部队呢？跟在他之后一个多小时内相继起飞的轰炸机会不会遭到蜂拥而至的敌战斗机群的攻击呢？

可能飞往中国的其他的人情形会怎么样呢？那样的天气，那样的黑夜，还有那些隐藏在云雾里的山峰，对他们也构成同样的威胁，他们也同样接收不到无线电导航信号。就杜利特尔估计，他的机组人员可能是这次作战中的幸存者。在国民意识

中，“珍珠港”和“耻辱”已经联系在一起，而在此之后，曾经一度令人振奋的轰炸东京的设想，似乎成了重创太平洋美国军事力量的另一次可耻的失败。而这次失败又将永远和杜利特尔的名字拴在一起。

杜利特尔一屁股坐在地上，面前躺着一个断落的机翼。另一个机翼的残片甩落在几百米以外的地方，机身已成了一堆扭曲的金属片。一架发动机滚下山坡，撞在乱石上碰得粉碎。中国农民洗劫了飞机残骸，用大车运走了所有的东西。

杜利特尔只找到了他的满是油渍的飞行上衣，光闪闪的铜钮扣也都被人摘走了。

“一切都完了！”他对伦纳德中士说。

在东北方向 1200 英里之外的东京，另一个人也深信自己的天职。美国的炸弹在 4 月 18 日落到东京之后，联合舰队最高司令官、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策划者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感到懊丧、震惊和羞愧，他溜进旗舰司令部里，再也不敢露面。侍卫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海军上将这样地沮丧。

袭击珍珠港的指挥官南云忠一说：“海军上将山本一心一意地想着怎样绝对地保证天皇居住地东京免遭空袭。”山本的参谋长宇少将在杜利特尔袭击东京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敌人打了胜仗。”

轰炸所引起的有形破坏和伤亡并不大，因为毕竟才只有 16 架飞机投弹，然而给山本和其他军界头目造成的心理创伤却很深重，而且难以弥合。山本的传记作者写道：海军上将“平素那种明确的判断力被杜利特尔的轰炸摧毁了。”军队未能保护日本的圣土，天皇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向日本人民所作的他们决不会遭到轰炸的庄严保证落了空。更糟糕的是，轰炸东京

的美机竟无一架受伤，全都安然地飞离了日本。

美国人一旦开了这个头，就会再来，而动用的飞机会更多更大。海军上校黑岛参谋说，这种认识正如轰炸本身所引起的震撼一样，“使整个日本颤抖”。

山本意识到，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日本本土免遭再次空袭：他将不得不把日本的太平洋防御圈向外扩展。

4月20日，他从强加给自身的孤独中走了出来，在陆海军联席会议上重新露面。就在杜利特尔盯着他那摔得粉碎的飞机，猜测他的伙伴的命运并推想这次轰炸结果的当天，山本却在极力促使日本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几个月来，他一直在鼓吹向东扩张，但他发现，要想使陆军甚至一些海军将领认识到这个计划的必要性是很困难的。

他的作战计划曾经受到冷落，而受到青睐的却是向南扩张的计划：夺取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以切断美澳间海上运输线。现在山本的东进主张却举足轻重了。太平洋海域中美国人为向日本发动攻击可能利用的任何基地都必须清除掉。有那么一个岛，虽然不大，在山本眼中却显得特别危险，它绝不能留在美国人手里。直到日本占领它的那天，本土才会开始得到安宁。

此外，进攻这个岛可以实现山本的夙愿，那就是与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一场大战；在这次进攻中他将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这是偷袭珍珠港所没有完成的事情。

日本军界将领同意了山本的计划——杜利特尔的轰炸教训了他们——决定在6月的第一周对美国设在这个岛上的基地发动进攻。这个目标就是——中途岛。

山本终于发动了这次大海战并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中

途岛之战是一个转折点。它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标志着日本终结扩张的起点。如果没有那 16 架飞机和 80 名飞行员以及那次军事使命,中途岛海战也就不会在彼时彼地发生;而在 1942 年 4 月的那个寒冷的星期一,杜利特尔还认为那次的使命是个失败呢!

2 那可能是个好主意

杜利特尔的空袭是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基地跑道上的一条横线开始的。这条横线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许多海军航空兵基地都用这样一条线标出航空母舰甲板的长度，以此帮助飞行员练习短距起飞和降落。这样在陆地上练习要比在航空母舰甲板上安全得多。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天天见到这种线，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

1942年1月10日，星期六，海军潜艇军官弗朗西斯·洛上校在诺福克基地察看了涂在跑道上的这条横线，从中悟出了对日军偷袭珍珠港实施报复的方法。洛上校是作为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的作战官来诺福克视察海军最新式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的。当洛的座机引擎发动即将返回华盛顿时，他瞥了一眼涂在旁边跑道上的那条线。

就在洛的眼神触到那条线的一瞬间，两架正在进行轰炸演习的陆军双引擎轰炸机降落在模拟航母甲板上。当轰炸机的阴影掠过混凝土跑道时，一个念头在洛的脑际闪过。假如陆军轰炸机能够从航空母舰起飞，而航母又能秘密地把它们载运到足够近的地点，那么它们就能够轰炸日本！

在战争那令人苦恼的头几个星期里，轰炸日本的想法一直萦绕在华盛顿许多将领的心头。一个月前，日本偷袭太平洋

舰队，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美国蒙受耻辱。自从那时以来，报纸的大字标题就充斥了一连串的失败和灾难：克拉克基地，马尼拉，关岛，威克岛。现在美军又孤立无援被困在菲律宾群岛的巴丹半岛。这可能导致美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投降。

英国人已经拱手让出了香港，而现在又在迅速丧失马来西亚。在海上，英国两艘巨大的战舰，王家海军的骄傲——“威尔士亲王”号和巡洋舰“反击”号——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已葬身海底。日本到处横冲直撞，似乎势不可挡。美国人的士气，无论是军队还是老百姓，就像珍珠港的海军舰队一样被摧毁了。

罗斯福总统一直在想着如何尽快对日本反击，煞一煞它那嚣张的民族自傲感。正如新闻记者昆丁·雷诺兹所写的，总统“恨透了日本人”。

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罗斯福就计划打击日本。1941年7月23日，也就是他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前三天，总统已批准把66架双引擎轰炸机运往中国。这些飞机都印有中国徽标，预计由美国陆军和海军秘密派遣的飞行员驾驶，飞行员从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私营公司领取津贴。他们的任务是在1941年以前轰炸东京和日本的其他城市。

这项计划是由美国陆军航空队前飞行员、蒋介石的空军军事顾问克莱尔·陈纳德主持的。他当时正在缅甸训练一支由250人组成的航空队，也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飞虎队”。他们装备有P-40战斗机，负责保卫通往中国的“缅甸公路”。这支航空队后来被命名为美国第一志愿航空队。

美国第二志愿航空队预计配备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哈

得孙”型和道格拉斯公司制造的 DB—7 型轰炸机^① 来轰炸日本本土。由于生产和运输问题延误了这批飞机如期运抵中国，而且招募飞行员也比原计划用的时间要长，49 名首批地勤人员直到 1941 年 11 月 12 日才离开美国；当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时，这批人还在去往中国的途中。到战争开始时只装配好 18 架轰炸机准备运往中国，当时这批轰炸机还停在洛克希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班克空军基地的机库里。

日本在发动突然袭击的竞赛中占了上风，罗斯福可能因为这点更加痛恨日本。在珍珠港灾难发生后的头几个星期内，每次和军队将领开会总统总是强调迫切希望轰炸日本。他要求军队将领必须寻找方法和手段，以轰炸的形式把战争引向日本本土。总统的三军首脑——陆军的乔治·马歇尔上将、陆军航空队的“乐天派”亨利·阿诺德上将和海军的欧内斯特·金上将——自然把这种紧迫感传达给下属参谋人员。洛上校当然知道这个机密，因此他以某种神秘莫测的心态察看涂在诺福克基地跑道上的那条横线。

华盛顿总部每个参谋军官头脑中想的都是袭击日本，美国许多公众也不例外。许多公司经理和工业大亨纷纷找到白宫，愿出巨资奖励去轰炸东京的第一人。罗斯福甚至建议：如果我们自己的军队不能去轰炸日本的话，那么就劝说盟友俄国人替我们去干。但出人意料的是，受到德军沉重压力的约瑟夫·斯大林不愿招惹日本。他担心已与纳粹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结为盟友的日本会迫使他进行两面作战。

罗斯福又与这位俄国领袖磋商能否利用位于日本海北端

^① 道格拉斯公司的 DB—7 型是 A—20 的出口型。

距东京大约 600 英里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作为美国飞机攻击日本的基地,却再次遭到斯大林的拒绝。那么如果要发动进攻,只能依靠美国军队单独去干,这样就显得有些势单力薄,况且美军准备得也很不充分。

轰炸行动看起来似乎行不通,可罗斯福却一直向三军首脑施加压力。对此最为敏感的莫过于海军了。在公众看来,包括海军上将金在内的许多海军军官也意识到,在开战以来的前几个星期内声望遭受最沉重打击的是海军。她必须重整旗鼓,洗刷自 12 月 7 日以来所蒙受的耻辱;海军的这种心理压力远远超过陆军和空军。

驻夏威夷海军舰队束手被炸,因此受到记者和新闻评论员以及其他兵种的猛烈批评。不仅如此,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都在谴责海军甚至连企图打破日军对菲律宾的封锁、派兵增援巴丹被困美军的打算也没有。“海军在哪里?”麦克阿瑟将军问道。全国的报章杂志也连篇累牍地提出这样的质问。

陆军困守在巴丹。海军陆战队扼守威克岛 16 天,打退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空军在菲律宾也出现了享誉全国的英雄科林·凯利上尉和一批英勇的飞行员。但是就美国公众所知,海军似乎一事无成。

海军也曾尝试过反击日本,但结果事与愿违;海军对这件不光彩的事守口如瓶,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披露出来。1941 年 12 月 15 日晚,一支由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3 艘巡洋舰、9 艘驱逐舰、1 艘油船和 1 艘由水上飞机补给船改装的运兵船组成的特混部队从珍珠港出发,驶往威克岛。

这支舰队载有给威克岛驻军的增援部队,该岛守军以其

勇敢精神鼓舞了国内战线。增援力量很小，只有 200 名海军陆战队员和 18 架老式的“布鲁斯德水牛”式战斗机，但是这却是海军所能抽出的全部力量。

七天后，这支舰队的司令官弗兰克·弗莱彻少将得知日军已经在这座小岛登陆。威克岛的高级指挥官温菲尔德·斯科特·坎宁安发出如下电文：敌已登岛，问题可疑。

这封电报促使海军召回特混部队，虽然它已处于距威克岛 20 小时的航程之内。尽管美国迫切需要向日本显示一下力量，但是海军不愿意在珍珠港海难时隔不久再次冒险而给她带来第二次灾难。旗舰上的许多军官极力劝说弗莱彻不执行返航的命令，快速向威克岛挺进，向发现的任何敌人发起进攻，但是弗莱彻少将别无选择。这支小小的舰队调转航向，驶离险区。

当返航的命令在火奴鲁鲁（檀香山）的兵营和军官俱乐部传开，传到正在海上航行的舰艇驾驶台和军官起居室时，从水兵到陆战队员无不感到羞辱。一位海军陆战队将军把它叫作“美国海军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一位退役海军少将视之为耻辱。在“企业”号航空母舰上的海军航空兵六中队的飞行员在非正式的飞行日志上写道：“每个人似乎感到这是在两个黄色人种族之间进行的战争。今天上午威克岛遭到攻击，大概已经投降，而‘萨拉托加’号却仅在 200 海里以外，我们也在附近兜圈子。”当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把特混部队被召回的消息报告给罗斯福时，总统认为这是“比珍珠港事件更糟糕的一次打击”。

几天以后，驻扎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军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人这样冷嘲热讽的话：